

〔日〕天童荒太 著
赵建勋 译
群众出版社

—— 日本超感犯罪心理小说

爱的病理

爱的病理



「口」 天童荒太 著
赵建勋 译
群众出版社

日本超感犯罪心理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病理 / (日) 天童荒太著; 赵建勋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5
(日本超感犯罪心理小说)
ISBN 7-5014-3463-8

I. 爱… II. ①天… ②赵… III. 推理小说—日本
—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7545 号

爱的病理

著 者: [日] 天童荒太

译 者: 赵建勋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封面设计: 王 子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67 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463-8/I · 1473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爱的病理

序 幕

“喂，您好！这里是青春期心理咨询热线……今天天气多好啊，风和日丽的……喂，您说话呀……”

“……”

“不要紧的，您不把真实姓名告诉我也是可以的，我们这里绝对保护个人隐私，什么事情都可以谈。把心里的委屈说出来就好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被爸爸强奸了。”

“什么……”

“我爸爸把我给强奸了！”

“啊？强奸了……”

“没听懂啊？”

“……听懂了听懂了。现在，你用的是家里的电话呢，还是公用电话？”

“……”

“喂，别挂电话……你多大了？上几年级？属什么的？”

“……好恶心。”

“这话是什么意思？千万别干傻事。喝了什么东西？或者是自己弄伤了自己吗……”

“他妈的！”

爱

的病理

“好了好了，冷静点儿，先把你家里的情况告诉我好吗？你……有母亲吗？”

“我妈看见了，一声不吭。”

“……这么说，你有母亲。是亲生的吗？你父亲也是亲生的吗？”

“是老婆子唆使我爸爸干的。所以我把她给杀了！”

“……你指的是你奶奶吗？”

“我妈现在一声不吭。”

“请你再说得详细一点儿好吗？这种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时候你多大？”

“早就开始了……很早以前……”

“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吗？你说的话我听不清楚……不是什么不该往嘴里放的东西吧？”

“您应该知道的。”

“别干傻事，求求你了。要懂得珍惜自己，这是第一位的，听见了吗？哎，到我这里来好吗？咱们好好谈谈。我到你那边去也可以，在什么地方见面由你来决定，公园也行，咖啡馆也行，我马上就过去。你不必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们这里除了我以外谁都不去，绝对为你保守秘密。怎么样？我觉得直接面谈比电话效果好。不要自己折磨自己了，咱们好好谈谈，好吗？”

“没什么好谈的。”

“可是，难道你不是因为有很多烦恼，有很多痛苦，才特地给我们打电话的吗？”

“我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什么痛苦，只不过想在您这儿撂下一句话！”

“什么话？”

“杀了他们！”

“什么……”

“把全家都杀了！”



爱的病理

“……别说傻话。”

“不相信我？”

“不是不相信你……不是不相信你……你等等，我想跟你见一面，好好儿谈谈。”

“讨厌！他妈的！我要把全家都杀了，您等着看电视新闻吧，别吓着您！”

“喂，你等等……喂，喂，喂……”

爱

的病理

第一章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锋利的锯齿压在一个赤裸着身体的男人的肩膀上。

那是一个胖男人，肥胖的肉体在锯齿的压迫下显得富有弹性。

紧握着锯子的手一用力，排成一行纵队的锯齿压进了皮肤。

再一用力，只听扑哧一声，皮肤开裂，锯齿吃进肉里，鲜血喷涌而出。

“你的爱是真的吗？”手握锯子的人柔声问道。

胖男人四十岁左右，嘴里塞着一个网球，几乎顶到喉咙，只能发出轻微的呻吟。

“问你呢，你的爱是真的吗？”那个柔和的声音再次冷静地问了一句，锯子拉动起来。

胖男人从喉咙深处发出悲惨的叫声，忙不迭地胡乱点着头。

“我才不相信呢……”

锯子继续推前拉后，深深地吃进胖男人的身体，锯断肌肉，锯断神经，接近了骨头。

胖男人的脖子好像断了筋，伸得长长的，被网球塞得紧紧的，嘴里发出的声音由呻吟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喘息。

爱的病理

推拉着锯子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胖男人浑身上下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他的眼睛已经不能聚焦，眼球无力地转动着，看来马上就要失去知觉了。脸上油乎乎的臭汗流下来，跟身上的污血混合在一起。少顷，胖男人被网球噎得面部神经痉挛起来，头摆向一侧。

“怎么样？摇头了吧！到底承认你的爱不是真的了！”

锯子又拉动了，边拉边变换着方向，胖男人浑身哆嗦着，呼吸变得越来越微弱，眼泪不住地涌出，跟嘴角淌下来的黏液混合在一起，流到被污血弄脏了的床单上。

他相信，只要把自己的爱是真的这个意思传达过去，就有可能被饶恕，于是，他又努力点起头来。虽然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还是显得非常微弱。

“真能说你的爱是真的吗？”

听到这问话，男人用尽最后的力气，拼命加大了点头的幅度。

锯子离开胖男人的身体，转而落在跟他背靠背绑在一起的女人身上。

“这小子说他的爱是真的，你呢？说实话，你的爱也是真的吗？”

女人是胖男人的妻子，她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手握锯子的人，不住地点头。她的眼泪顺着被打折了鼻梁骨的鼻子流下，跟鼻血混合起来。

“能说你的爱是真的吗？”

女人拼命地点头。

“骗人……我不能原谅你们！”

突然，锯子锯了下去……

“我，不懂什么叫爱……”巢藤濑介故作轻薄地嘿嘿笑着，“到了什么程度叫喜欢，到了什么程度叫爱，根本就没有

标准嘛……”

浚介坐在硬邦邦的单人床上，用毛巾擦拭着被雨水打湿了的头发，避开了站在面前的恋人清冈美步的目光。

浚介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听说最近本校一些学生经常聚集在涩谷^①的繁华街闲逛。今天晚上，学校派他去巡视。走到半路下起雨来，本来就对工作不感兴趣的浚介偷懒回家了。他回到杉并区的住所时，看见跟他在同一个学校工作的语文老师清冈美步正站在房门前边等着他。

美步约浚介五月黄金周^②期间出去旅行，但浚介以巡视和打算好好画几张画儿为由拒绝了，甚至建议暂时不要见面。

他们交往已经两年了，但浚介嫌美步性格抑郁，连房间的钥匙都没给她。浚介受不了别人干涉他的自由，他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害怕像别的成家男人那样，逐渐被家庭吞食。最近，美步逐渐摆出夫人的架子，对浚介指手画脚起来，简直让浚介腻烦极了。尽管如此，只要美步站在他的眼前，他就不由得要拥抱着她。刚才在街上转了半天，东京夜生活的刺激，使他的性欲膨胀起来。他抱住美步，狂热地亲吻着，用舌头撬开她的嘴唇，又去撬她的牙齿。美步没有回应。浚介生气了，故意使劲儿地吸吮，轻轻地咬，痛得美步呻吟起来……

不料美步突然一扭身子，问道：“爱我吗？”

这一问，浚介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瘫坐在床上。苦笑着问了一句“为什么”以后，看见了美步真挚的眼睛，那眼神是绝对不会原谅任何欺骗的。浚介觉得痛苦极了。

“我觉得感情是一种暧昧的东西。就算互相说了我爱你，看

① 涩谷是东京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也是色情文化泛滥的地区之一。

② 日本的五月黄金周实际上是从四月二十九日（绿之日）开始的，加上五月三日的宪法纪念日、五月四日的国民假日、五月五日的儿童节等，称作五月黄金周。

爱的病理

得见对方的心吗？如果两个人爱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你美步不是也说过，语文考试时出一道判断人的感情的考题是毫无道理的吗？”

美步转过脸去，走到摆在窗边的画架前。画架上的画布还是空白的。浚介以画画儿为由躲着美步，可开学这么久了，画布上连一个点都没有呢。

“憋死我了……”美步不满地嘟囔着，“怎么有一股臭油味儿？不是什么都没画嘛……”声音里带着刺。

浚介想发火，忍了忍又使自己平静下来：“这几天不知道从哪儿吹过来一股臭油味儿，我一直关着窗户来着。”

美步打开窗户，闷热的空气闯进房间，美步的头发飘动起来。外面的小雨还在下着，一点儿都不清爽的风，把一股臭油味儿吹到了浚介那边。

对异味非常敏感的浚介，闻到一种说不出的气味。那气味既像是从淌着血的生肉上发出来的，又像是从饥饿的野兽的嘴里发出来的，还像是被人踩的稀烂的虫子的体液里发出来的，让他感到极端的不快。

美步也被臭味儿熏得皱起眉头，但她没把窗户关上，而是看起窗外初夏的夜景来。

浚介的家在一层，窗外不远就是围墙，围墙外边是一幢综合了日本和西欧的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从浚介的房间里，只能看到小楼的二层。

“不知道又闹什么乱子没有。”浚介看着小楼，轻声叹息道。

在小楼里住的这家人姓麻生，家里有一个每天都不去上学的中学生，几个月以来，整天在家里胡闹。忽而大骂，忽而尖叫，那天还听见了打碎玻璃的声音。一个星期前，半夜里听见那个少年大叫着：“杀了你们！”紧接着玻璃窗就被打碎了。

浚介虽然觉得那人家很反常，但并没有真的出什么事，而



爱的病理

且人家也没找自己，自己也不应该干预别人家的事。

现在，那幢二层小楼所有挡雨用的木板套窗都关得严严的，整个建筑沉入浓浓的夜色之中，尽管如此，还是能让人强烈地感到里边有人。

美步突然胡乱关上窗户，扭过头来表情严厉地对浚介说：“总是骗我！躲着我！我不会原谅你的！”

“你这是怎么啦……”

听浚介这么问，美步的眼神显得不知所措。她瞪着浚介说：“算了，不懂什么是爱也罢，喜欢，是你说的吧？说了还不止一遍……从喜欢开始也可以啊，渐渐你就懂得什么是爱了。”

“……开始什么呀？”

“家！我们的家！”

“什么？”

“我有了！过了好些日子了……肯定是有了！”

浚介哑口无言，好半天才“噢”了一声。这时美步已经逃也似地跑到门口去了，她穿上鞋，满眼的怒火像是要把浚介点燃。

“我一定要把他生下来！”美步像一个法官，正颜厉色地宣判之后，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伞也没拿就走了。

美步关门用的劲儿太大了，震得这座已经建造了十六年的房子颤抖起来。掀起的气流形成一股冰冷的冲击波打在浚介身上，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说什么哪！混蛋……”浚介皮肤下面已经变得僵硬的细胞被吓得竖了起来，没顾上拿伞也没顾上换鞋，慌慌张张地追了出去。

穿着拖鞋的浚介穿过门前的小路和住宅小区黑乎乎的胡同，来到大街上的时候，看见一辆出租车刚把车门关上。

想阻挡已经来不及了，出租车的尾灯好像在嘲笑着浚介似的，一闪一闪地远去，驶向高楼林立的市中心。

浚介在原地站了很久。一辆卡车驶过时溅起的雨水把他腰部



爱的病理

以下全都打湿了的时候，才回过神儿来往回走去，一边走一边愤愤地嘟囔着：“家……我才不要那玩意儿呢！”

这时，一阵异常的尖叫声穿过夜空从他的正前方传过来。

浚介猛地抬起头来。一串联灯和整个住宅小区在深蓝色的夜空下伫立着，显得稳定而安详。谁也不会认为有人会在这再平凡不过的住宅小区里发出什么奇怪的尖叫……可是，现在的浚介却感到这个住宅小区跟平时很不一样。

浚介一家一家地看过去，突然，完整的住宅小区所具有的稳定感消失了，好像每家的房子都失去了依靠，各自孤零零地漂浮在暗夜之中，让人觉得没有一点儿安全感。

跟浚介家相邻的那幢二层小楼，门厅和门口的灯都熄了，好像沉入了黑暗的谷底，尤其让人感到孤独和绝望。

刚才也许是错觉吧，浚介再也没有听到什么尖叫声。他忽然对脚下一个小水洼发起无名之火来，狠狠地照着水洼踢了一脚。

“不要！不要那臭玩意儿……”骂完之后，心情郁闷地回家去了。

细小的雨滴在车窗玻璃上描画出一道道斜线。

这是从河口湖开往新宿的列车。由于是五月黄金周期间，虽然夜已经深了，车上七成的座位上还都坐着乘客，绝大多数是一家人一家子的。其中一家显得有些特别，除了父亲的年龄比别的家庭偏大以外，还笼罩着一种奇妙的静谧。

坐在母亲身边的是一个六七岁的男孩，脖子上挂着水壶，大概是因为玩儿累了，垂着头进入了梦乡。母亲三十四五岁，短风衣、长裤，穿着朴素，干净利索。瘦长的脸上一双忧郁的黑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对面座位上的一个男人。

男人五十岁左右，身上穿的不是旅行装，而是深色西装。领带很鲜艳，但松松垮垮地系在粗胖的脖子上。黑皮鞋的鞋底磨掉了不少，剃得短短的头发白了大半，耳朵好像柔道运动员似的因

长期训练变了形，嘴唇干燥得暴了皮。身高不到一米七，体格健壮，有些驼背但不显得卑屈，右眉梢有一块伤疤。

男人姓马见原，名光毅。他坐在反向的座位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雨滴在暗夜中的车窗上留下的抽象画。对面座位上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的女人叫冬岛绫女，她用有些沙哑的细细的声音对马见原说：“对不起……”马见原转过脸来，绫女低下头，瘦小的身子缩得更小了，“好不容易赶上一个连休，浪费在我们身上……”

绫女垂下的每一根眼睫毛都反射着车里的灯光，马见原觉得美丽极了：“看你说的，能跟你们一起旅行，我太高兴了……从那个角度看富士山还是第一次，太有意思了！”

绫女悄悄地抬起头来：“……真的？”

“当然是真的。”马见原微笑着，“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这么完整地看过富士山呢。”

绫女此刻的表情就像被严父原谅之后又得到了父爱似的放松：“我也是第一次。研司这孩子高兴死了……好久没看见他那天真无邪的样子了……”绫女转过脸去看着自己的儿子，“也许是因为心事太重吧，这孩子上了小学还是没有好朋友。下班以后回到家里，看着他一个人抱着膝盖坐在榻榻米上看电视的样子，我好为他担心啊……这是他上小学以后的第一个连休，老师让他们写一篇连休期间见闻的作文。别的孩子去海外旅行的都有，研司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心里的委屈我可是看出来了。今天您带我们去看富士山，真是太……”

“这么近的小旅行，糊弄事儿的……”马见原打断绫女的话，自嘲地说。

绫女使劲儿摇了摇头：“不！不是远近的问题。全家一起出去旅行，是这孩子觉得最幸福的事。富士山的冰穴也好，风穴也好，对于孩子来说当然比不上游乐园有意思，但是，您瞧他高兴得那个样子！”

爱的病理

马见原听到“全家一起”时微微皱了皱眉头，绫女没看见，兴致勃勃地继续说：“我问他，这回作文可有的写了吧？他一个劲儿地说，有的写了有的写了。他还说，富士山下边那个湖，可以游泳吧，要是能游的话，暑假还叫爸爸带我去……”

一直看着马见原说话的绫女突然停住不说了，因为她看见马见原看着窗外，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

研司睡得正香，嘟嘟囔囔地说了句梦话，又翻了个身。绫女抚摩着他那柔软的头，又陷入了沉默。沉默使他们跟别的家庭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新宿站到了。

“研研！起来了！”绫女说着就要摇晃他。

马见原制止了她：“我来背他吧。”

“可是……方向完全……”

马见原打断了绫女的话：“我有话跟你说。”他没有看绫女的眼睛，声音很严肃，近处的人如果听到了的话，会以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他很熟练地把研司背到了自己宽阔的背上。

马见原背着研司走出车站，沿着荒川逆流而上。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路是湿的。绫女为背着研司的马见原打着伞，走在旁边。离开车站越远人越少，渐渐地只剩下马见原等三人了。汽车的噪音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涨了水的荒川哗啦啦的流水声。突然，研司噗地笑出声来，绫女看了看，只见他闭着眼睛睡得正香，小脸埋在马见原的后背上。

“做梦呢……最近总算能在梦里笑出声来了。”绫女说。马见原轻轻地点了点头，没说话。在看得见绫女居住的三层住宅楼的时候，马见原终于说话了：“跟你实说了吧……要出院了……五月二号。”

“……出院？”绫女的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声音沙哑，“您是指……您太太？”

“是。”

爱

的病理

“治好了吗？”

“医生说，缓和了？”

“缓和？”

“那种病是治不好的……生活可以自理，没有太大的障碍，就是缓和了，医生催着出院。我已经习惯于每个月接她一次，可是，以后就要一直在家里住下去了。”

“那……恭喜您了。”绫女看着马见原的后背说，“三年半了吧……”

“出过一次院。那时正赶上你跟油井打官司……我一时顾不上她，她自己不知道吃药，结果病情加重，又住院了……以后我得多注意了。”

“所以……”

“什么？”

“所以，你今天才挤出时间来带研司去旅行？”

“……”

“从此一刀两断，是吗？”

马见原没有回答绫女的问话。他从已经长出紫色花蕾的映山红旁边穿过，走进了古旧住宅楼的一个单元的门。顺着水泥楼梯，马见原背着研司一直爬到三楼，走进绫女的房间。两间一套的单元房，装修得很粗糙，由于墙壁太薄，听得见隔壁婴儿的哭声。

马见原暂时把研司放在了挨着厨房的那间卧室里。绫女连忙到里边那间卧室为研司铺好被褥，又往浴缸里放满热水，催着研司洗了澡，总算给怠慢了好久的马见原端来了一杯茶。马见原看着绫女拼命控制着颤抖的心，故意忙碌的样子，感到阵阵心痛。研司在绫女的催促之下朝自己的卧室走去，走到一半突然停下，回过头来不安地看着绫女。但是，当他看清楚马见原就在绫女身边的时候，开心地笑了。

“爸爸！”研司叫道。



爱的病理

“怎么了？”马见原现在有些后悔同意研司这样称呼他了。

“爸爸！今天在家里住，对吧？”

马见原犹豫了一下，用大人才能够理解的狡猾“啊啊”了两声。研司满意地打了一个大哈欠，走进了里边的卧室。

“是不是忘了说晚安了？”绫女提醒道。

正在钻被窝的研司顽皮地吐了吐舌头。

“研司！”

研司逃匿似地用被子蒙上头，撒娇地说：“给我开着点儿门！”看见马见原和绫女并排坐在那里，放了心，“晚安！”说完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马见原和绫女静静地看了研司一会儿。从马见原坐着的位置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研司脑后一片没有头发的月牙形头皮，那是动手术以后的痕迹。

长时间的沉默以后，绫女说话了：“喝点儿酒吗？”

“不了……”虽然马见原谢绝了，绫女还是给他倒了一杯放在他面前。

马见原的视线从研司后脑勺移开，有意无意地叹了口气说：“乖孩子……”

“啊……”

“那么叫我，我好高兴啊。”

“您是指……”

马见原拿起酒杯，声音里带着苦涩：“恐怕以后也不能在家里那么叫我了……也许是因为恋恋不舍吧……那么叫我，我真高兴……”

绫女总算明白了马见原指的是研司叫他爸爸的事：“我要是早点儿把咱们之间的事断了就好了……到头来痛苦的还是孩子……其实我早就意识到了……”绫女说完站起来逃到厨房里去了。

这时，隔壁婴儿的哭声大起来，还能听见母亲哄孩子的声音。绫女在厨房里特意用明快的声音说：“不要紧，那孩子很快